

乐活人生

## 顾奶奶送喜蛋



辛文

傍晚,爱人喜滋滋地告诉我,住在一楼的顾奶奶送来了喜蛋,说是她外孙女添了一丁,她升级当上太奶奶了。顾奶奶是我们单元里最年长的奶奶,年逾九旬,还自己攀楼梯,一家一户挨着给所有邻居家送喜蛋,让我十分感慨。不久前,住二楼的一个大妈也给上下邻居家送过喜蛋。这一幕幕,真让人有种温暖的感觉。

一个邻居曾和我这样交流过:过去住在农村,相互串门十分平常,邻里关系也是亲密无间。后来搬到新区,邻里间也不太熟悉,基本没什么来往……想不到搬到这个小区后,虽然相互间也不是太熟,但平时上下楼梯都会点头问候;一个无意间的停车、谦让,也会让人心生感激。

“邻里好,赛金宝。”希望更多小区都有和谐的邻里关系。



## 不一样的快乐

微微一笑  
很倾城

外甥女昨天带着儿子乐乐一起回乡下老家,说要一起寻找快乐的童年。拔萝卜、摘橘子、喂鸡喂羊……房前屋后、稻田菜园,母子俩处处都留下了身影。外甥女还找来几块瓦片,来到小河边,让乐乐第一次看到了瓦片贴着水面不断翻飞激起的一圈圈涟漪。乐乐也学会了“打水漂”。

在我眼里,他们不像母子,倒像是一大一小两个快乐的孩子。我对外甥女说:“要不你们搬回来住得了。”外甥女回应说:“那可不行,我好不容易修炼成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‘小仙女’,不想打回原形,成为从前那个人见人厌的疯丫头;我也不想让乐乐成为一匹脱缰的小马驹,还是等春节再回来肆意地放烟花爆竹,闹个天翻地覆吧!哈哈!”



张超

西藏,早已成为远方的代名词,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看过许多关于西藏的书籍和图片,但是,真正的西藏,只有在你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雪域高原、在你气喘吁吁与其亲密接触时才有所体悟。

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,那里空气稀薄、极度缺氧,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顾危险而去呢?西藏之行,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除了观景和高峰体验外,旅行者的精神需求应是重要原因。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民风,使它成为一座精神的海拔高峰,那些都市里精神缺氧的人把它视为灵魂的“氧吧”,而纷纷前往“吸氧”。

旅行最大的好处是心的修行,重新认识自己。朝圣是一种抵达,旅行也是。只有内心的抵达,才能抵达平和、安静和从容。

## 旅行,也是修行



小狮子巴图鲁

在日本,陪孩子打卡梅田蓝天大厦。在空中庭院漫步时,我被展望台两侧的



## 处女座同心锁

同心锁吸引住了目光。这种同心锁我们在很多景点都能看到,并不稀奇。但那些景点的同心锁,挂的人太多,又经历风吹雨打,通常是层层叠叠、锈迹斑斑。像巴黎的艺术桥,就曾因不堪同心锁的重负,坍塌了一部分

分,市政府只好彻底拆除了桥上总重约45吨的同心锁,还将桥上网栅式护栏换成有机玻璃护栏。原本象征忠贞爱情的同心锁,看起来不但没有浪漫感,很多时候还成了景区的鸡肋。

可蓝天大厦的同心锁,一把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而且每一把锁都光洁如新,连我这个处女座都觉得赏心悦目。低头仔细看那些锁,其中有一把2000年3月11日挂上的,上面刻着的日期和情侣的姓名仍非常清晰。我想这些同心锁,才是被见证、被祝福的爱情象征吧。

## 炸藕饼



吴燕霞

秋渐深,新藕又上市。菜场摊位,洗尽铅华的莲藕整齐码放着。做藕饼就要挑这种又粗又白又嫩的,像小娃娃的手臂。肉馅要肥瘦相宜的五花肉,食材好就已成功了一大半。

今晚饭菜简单些,得抓紧时间剁肉,怕晚了会吵邻居。肉馅一定要剁,不能

绞,老公说剁的馅才有灵魂,当然,剁肉是他的拿手活儿。他剁肉,我负责洗藕、去皮,藕里的水一定要淋干后再切片,切好的藕片洁白生嫩,如玉雪玲珑。当然,拌馅料、和面糊是我的绝活儿。然后开炸,我和老公既分工又合作,我负责把藕夹里均匀塞上肉泥,轻轻一捏,肉泥填满上下藕孔,然后裹上薄薄的面糊。老公上灶台,火候要恰到好处,锅里热油翻滚,藕饼炸至两面金黄,方可出锅。迫不

及待尝一口,又香又烫,外酥里嫩,藕脆中含着滑和糯。

藕饼又称藕合,和合如意,但藕饼更直观、更实际、更让人牵挂。以前都是奶奶做藕饼,如今奶奶走了,我们照她的方法来做。藕片夹肉泥,想您又一秋。



生活百味

## 卖葡萄的女人



文娟

她经常在我家附近兜售葡萄,很爽朗,也健谈,告诉我所有葡萄由她亲手种植,十五亩地,年承包费用两万。往年能净赚小二十万,今年价格上不去,估计少赚五六万。

我说辛苦啊!她笑着说,其实种葡萄是懒人活,再卖个把月,就可以躲屋里晒太阳了,直至来年三月底。其间不出去搞外快吗?我不相信。

她又笑着说,不用了,钱这东西多则多花、少则少花,反正一双儿女都公费读研了!

我夸她教子有方。她说,全国教育看江苏,江苏教育看南通。当年,就是冲南通教育,才千里迢迢过来安家的。她又笑,黝黑的脸庞乐开了花!

## 客气人头



老酒

老陈六十出头,泥水匠。出门干活,本家有时留饭。

四方桌围坐,老陈坐台角。本家招呼:“位置空的,坐过来点。”老陈说:“蛮好、蛮好,这样宽舒一点。”一桌子的菜,老陈只吃自己面前的。筷子竖直了,筷头搛一点菜。本家招呼:“鸡肉吃啊,蛋饺吃啊,黄鳝头吃啊。”老陈说:“吃的、吃的,已经吃得蛮多了。”本家看他不动荤菜,就替他夹了几道。老陈说:“够了、够了,哪里吃得下啊?”老陈喝了一听啤酒,本家要再倒酒。老陈伸手扣牢自己的碗,无论如何都不要加了。

老酒碰到老陈,发一根香烟。老陈不接,一定要发自己的小苏烟。老酒索性说:“我不抽粗支的。”第二天,老陈发一根细支香烟,老酒只好接过。

老陈在家,喜欢喝喝酒,也喜欢吃吃荤菜,酒量饭量都不错。他老婆坐一条长凳吃饭,轻轻扳过老陈肩头。歪着头仰望老陈,看了好一会儿,才嘿嘿一笑,继续吃饭。

## 本版投稿方式

邮箱: jhwbpqy@163.com  
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  
请附上  
微信名、  
头像图  
片和通  
联方式。

